

流浪稻米的故事

盧健英
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，一條金黃蜿蜒的稻米之河汨汨流洩在國家劇院舞台上。

在隨後的九十分鐘裡，它或安靜流淌，或乘風漫舞，或柔軟如緞或昂揚如箭，直至幕落之前，嘩！數百斤稻米以千軍萬馬之勢怒吼奔騰而下，舞台成了一幕黃河決堤的風景，氣勢漫天蓋地席捲而來，舞者淹沒在光影交疊的米雨中，天旋地轉，乍起的喬治亞民歌從耳膜灌入胸臆，如潮拍岸。在澎湃璀璨的視覺震撼後，空間復歸寧靜，恁無限延伸的時間之河撫平體內流竄的悸動。

三千五百公斤的稻米，它們吟唱的是流浪者之歌。

從一九九四年台北首演之後，這批稻米便展開了世界旅程的流浪。根據雲門的演出紀錄，在過去五年之內它的足跡隨著「流浪者之歌」已走過包括香港、荷蘭、挪威、柏林、巴黎、丹麥、漢堡、美國、澳洲、慕尼黑、烏帕塔等十三地，迄今演出七十九場，是雲門舞碼中最短時間內累積演出場次最多的一支，也堪稱有史以來旅行最遠的一批稻米，由於噸數實在太重，流浪稻米每次都必須比舞者早數月就出發，乘坐比較經濟的貨船艙出國。但一年一年來自世界各地的邀約不斷，雲門技術組於是在一九九七年複製了另一批稻米，新一批稻米定居在德國，好免於洲際間的舟車之苦。然而不同的旅行總是會帶來不同的際遇，這一批稻米也曾發生一段小插曲，在它的旅行「護照」上，記載著一九九八年入境澳洲海關時，遭「閹割」，「淨身」之後，如今是斷無再生能力了。

「我要一整個舞台的稻米。」一九九四年，林懷民從紐約回來，丟了一個聽起來不算太難的題目給雲門技術組。

在異國行旅的日子裡，他突然想念起稻米。兒時記憶中，秋收後鋪在四合院裡的稻穀，總是在陽光下閃爍著誘人觸碰的金黃色，他一直想跳上去好好地玩一玩，但在物資不足的當年，稻米何其神聖而珍貴，大人豈能容不更事的孩子暴殄褻瀆。四十年後，說不出是什麼樣遠行之後昇起的鄉愁，林懷民想肆無忌憚地玩它一玩。

這一年的三月，「稻香」出現，一支少見於雲門的，極具愉悅氣質的舞碼，從幕起稻米就如雨而出，舞者們在米中開心地玩，廿分鐘的長度裡，盡情滑、跑、跳、躍。

負責製作道具的張贊桃說，他們是吃了數十年的米後，因為「稻香」才開始認識米。第一次打開從宜蘭鄉下買回成袋的稻穀，才發現苦差事正要開始。從檢視稻穀的形狀（只有圓形的稻粒最不易造成舞者的傷害），到成噸成噸地洗穀子去毫芒、瀝乾、篩雜質，八里排練場的後面成了七、八個大男人揮汗如雨的曬穀場，一道道的手續像是一一次次馴服稻穀的過程，直到它的粗礪程度終能容許與舞者的肌膚相濡。再經過數次的染色試驗，這一批稻米在「稻香」

中初次登場，呈現的是青春的豐美與單純。

青春之歌後，稻米就將踏上領悟生、老、病、死的流浪旅程。

一九九四年開排「流浪者之歌」前，林懷民與舞者先做了一次身體的革命。剛從印度菩提迦耶回來的林懷民要求舞者從打太極、靜坐開始做起，而不再是舞者們都熟悉的現代舞訓練，有的舞者在這個過程中坐立難安，彷彿全身肌肉關節都成了籠中之鳥。過了一段時日，一坨坨的稻米搬上了排練場，林懷民要求舞者們用不同於「稻香」的沈與慢，各自與稻米展開即興練習。資深舞者王維銘說，當時舞者對於這樣的練習有許多的質疑與議論，「數年之後，才發現原來老師就是要我們發出質疑，讓身體重新思考，重新出發。」

舞蹈排到「聖河」一段時，有一天林懷民突然又叫舞者們試試看在米上跳跳跑跑，舞者們試著照做了，只見林懷民看了以後笑了一笑，用幾乎是自言自語的口吻說：「我幹嘛這麼做，何必怕呢？」便要舞者再回復沈緩的氣質，當年在場邊看到這一幕的王維銘說，讓身體的城堡解體，放棄原來安全依靠的，任誰都會有猶豫，「是他的勇敢帶起我們的勇敢，所以才有今天更開放的雲門風格。」

排練「流浪者之歌」，舞者往往一整天「泡」在米河、「淋」在米雨中，每天透透徹徹地洗了不知多少次的米浴，常常也不知夾帶了多少米回家，打開抽屜、衣櫃，從髮稍、從指縫，一不小心便抖落陰魂不散似的金黃米粒，當然，稻米所帶來的後遺症也不少，除了少不得芒毫穿進毛細孔中，許多人在跳完之後輕者全身過敏發癢，嚴重的刺痛如灼，連衣服都無法上身。還有人因為眼眼睛不適去看了眼科之後，讓醫生從眼睛裡挑出米殼。去年底有一陣子「流浪者之歌」的邀約稍緩，舞團重排其他舞碼都好幾個月了，舞者黃旭徽有一天竟從耳朵裡倒出一顆寄居了數月之久的稻米，原來舞者的經脈五臟早已是稻米迤邐竊行的流浪路線。

一顆小米粒所造成的穿肌之力，唯有王榮裕知道。

王榮裕在「流浪者之歌」裡是一場肉體與稻米的永恆之舞，嚴格來說，他並不是「飾演」求道人，而是真正在這幅生命風景裡禪修試煉。

第一次在八里排練場試米時，王榮裕的頭頂上方擺著三百公斤的米，將在九十分鐘裡不疾不徐地從五百公分的高度落下，「如果受不了，就不要硬撐。」儘管知道在劇場訓練多年的王榮裕有著堅韌的身體能量，林懷民看著正要走上排練場定位的他，還是忍不住說出心中的掛慮。

稻米經過頭頂迸射出美麗的弧線而後掉落，彷彿生命的輕舟越過萬重山水，王榮裕雙手合什，莊嚴閉目，一分鐘、兩分鐘，十分鐘、廿分鐘過去了，隨著時間的延長，求道人不知已走過多少急湍險灘，繁花綠地，林懷民始終沒有掉以輕心，「當我瞥見王榮裕的眼眶裡，一滴清亮的淚珠靜靜懸著，我感覺他在另一個世界，另一個我進不去的世界裡。」林懷民極震撼地看著，等到一舞竟成，王榮裕乾淨的面龐上早已是血汗交融，即連彎起合什的雙手，因長時間承載滂沱而下的稻米，在虎口的部位也綻開斑斑血跡。

雖然技術人員為王榮裕做好各種各樣包括塗樹脂、貼膠帶的保護措施，但行走世界各地的劇院演出，米柱往往在不同的氣流下像精靈般飄忽難卜，防不勝防。這個角色至今找不到第二位替代人選，所以也沒有第二個人知道讓米打破頭的滋味究竟如何，不過，有一件東西可以做見證，那就是經年累月的演出，求道人的衣服終於被米砸破了。

如果說王榮裕長達九十分鐘的佇立，是在滴米穿石的凌遲中呈現專注定靜的細膩之美，那麼「禱告Ⅲ」一幕，則是一場王維銘與稻米纏綿濃烈的雙人舞，孤絕到了使人暈眩目迷的地步。當然，孤絕，對舞者而言是非常危險的。

「禱告Ⅲ」是一幕揚揚沸沸的精神解脫。舞台上將有八百公斤的稻米從吊桿上瞬間傾瀉而出，然後舞者王維銘在一至二秒之內衝進米瀑中，用身體、雙手將稻米撥弄出如煙火般的千姿百態。王維銘在滾滾蒼蒼的米陣中，必須跑在百分之一秒的縫隙前，判斷身體的落點，如果沒有躲過傾盆而下的米幕，腰可能受傷，如果摔在過薄的米堆上，膝蓋可能報廢。

對於這一段舞，王維銘又愛又恨，「這是一段我和稻米的雙人舞，我在瞬間裡掌握它的蠕動、它的光澤、它的線條，然後藉著我的身體呈現它的美。然而每一個瞬間之美，都可能是造成傷害的陷阱。」五年來，王維銘彷彿與稻米談了一場生死之戀，總是要付出浴火般的拼搏，「才算覺得完成了這個作品。」

但是，情人總是傷人。一九九五年「流浪者之歌」到香港演出，香港文化中心的挑高特別高，這天八百公斤迎空而降，衝進米陣的滔滔巨流裡，王維銘立刻感到右腰一陣撕裂的痛楚，忍痛跳完之後，第二天腰就動彈不得了。

直到如今，傷痕累累。王維銘說：「稻米，是帶刺情人。」

愛得越深，傷得越重。

一九九八年，丹麥哥本哈根劇院舞台，王維銘腰疾復發，延請當地醫生來看亦束手無策，林懷民找了其他舞者替代上場，但「禱告Ⅲ」这一幕不成，「對事先沒有準備的舞者來說，這樣做太危險。」直到上場前還直不起腰的王維銘堅持自己上台。但站在舞台邊等候上場時，王維銘心裡其實在打一場極慘烈的拉鋸戰，一個聲音在怒吼：「你都已經如此了，為什麼還要再摧殘自己。」另一個聲音覆蓋上來：「你不能讓這個作品不完整。」兩邊的矛盾，讓一向內斂寡言的王維銘哭了出來。

此時，林懷民皺著眉問他：「晚幾秒出去，你不需要挨那一下。」

終究，王維銘衝了出去，再一次以肉體迎接情人的折磨，米幕如萬箭墜落，與肉體拉扯出一種欲生欲死，痛楚與歡愉的交媾。半年以後，王維銘撫著剛開完刀的膝蓋骨說：「你沒有辦法先給自己一個安全的籍口，再去跳舞。」